

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

最适合 9-16 岁孩子阅读的经典译本

凤凰与魔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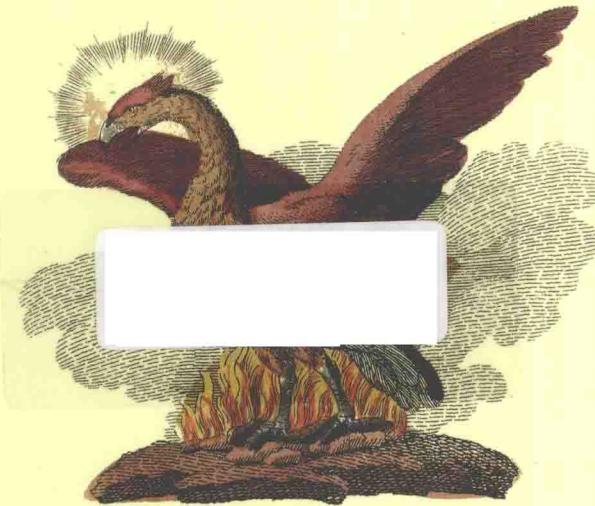
一位勇敢少年乘坐会飞的魔毯追随着金色凤凰的奇幻之旅

The Phoenix and the Carpet

Edith Nesbit

[英] 伊迪斯·内斯比特 著

王芳卉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凤凰与魔毯

一位勇敢少年乘坐会飞的魔毯追随金色凤凰的奇幻之旅

The Phoenix and the Carpet

Edith Nesbit

[英] 伊迪斯·内斯比特 著

王芳卉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凰与魔毯 / (英) 内斯比特 (Nesbit,E.) 著；王芳卉译.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4
(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
ISBN 978-7-5399-7057-8

I. ①凤… II. ①内… ②王…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9433 号

书 名 凤凰与魔毯

著 者 (英) 伊迪斯·内斯比特 (Nesbit,E.)
译 者 王芳卉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姚 远
文 字 编 辑 聂 斌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 苏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057-8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致我亲爱的教子亨伯特·格雷夫斯
和他的妹妹玛格丽特

亲爱的亨伯特，假若我发现
一条魔毯在眼前，
我会站上去，我会说：
“带我见亨伯特，快，时日无多！”
然后我们游至他乡，
去那神奇的一方，
那里的风景，你我本无缘目睹，
我要送你，那儿最美的礼物。

可是，噢！瞧这一天！
没有魔毯在我眼前。
我没找到凤凰，
沙精更不知在何方！
能献给你的，
只有这本小书，是你的，是我的，
当然也是她的。
与你共享，献给你，献给我，献给玛格丽特！

E·内斯比特
1904年9月于迪姆彻奇

目 录

凤凰与魔毯

第一章 凤凰蛋	2
第二章 无顶高塔	19
第三章 厨娘女皇	36
第四章 两场集市	55
第五章 神庙	72
第六章 做好事	90
第七章 波斯猫	104
第八章 波斯猫、奶牛和小偷	117
第九章 小偷的新娘	130
第十章 魔毯上的洞	144
第十一章 结尾的开头	158
第十二章 结尾的结尾	171

外两则

国家救星	186
祖传白猫	199

凤凰与魔毯

第一章

凤凰蛋

一切都开始于临近篝火之夜^①的一天。快到11月5号了，有人怀疑，他们为庆祝篝火之夜买的烟花还不够好。我猜，这家伙肯定是罗伯特。

“东西太便宜了，”不知谁说了一句，我觉得还是罗伯特，“万一到时候烟花点不着怎么办？那帮普罗瑟家的小孩儿可就有的乐了。”

“我买的还可以，”简答道，“我很确定！因为卖烟花的人说这种烟花三个价都买不下来呢……”

“我倒是很确定，‘三个价’可不符合语法。”安西娅插嘴道。

“没有的事儿，”西里尔说，“就是一个词而已，有什么语法不语法的，你不要总把自己看得太聪明啦。”

安西娅绞尽脑汁，想回顶西里尔一句。这时，她突然想起，今天下着小雨，西里尔和罗伯特因为没能坐上电车去伦敦还沮丧得很呢。他们之前有整整六天都没忘记放学回家要先在门垫上擦鞋，作为奖赏，妈妈才答应让他们去伦敦的。

于是，安西娅便说了一句：“你个小松鼠^②，你也不用自作聪明啦。烟花看上去挺好的，再说了，你今天没坐成电车省下了八便士，还能再买点呢。八便士，能买个不错的轮转烟花。”

① 又称“盖伊·福克斯之夜”。每年11月5日，英国举国同庆，人们点燃篝火和烟花，把叛国者盖伊·福克斯的人物模型扔到火中付之一炬。

② 小松鼠为西里尔的绰号。

“没错，”西里尔冷冷地回了句，“但不管怎样，这八便士都不是你的。”

“好啦，”罗伯特大声叫道，“现在该好好想想烟花的事儿。我们可不能让隔壁那帮小孩儿笑话。他们总觉得自己在礼拜日穿红色的长毛绒衣，就可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了。”

“我才不稀罕什么红毛绒衣。我要是苏格兰的玛丽女王^①，我可不会穿红绒衣去刑场。要是非得选一个，我宁愿要黑色的。”安西娅轻蔑地说。

罗伯特坚持己见（这可是他的一大优点）：“我觉得咱们应该拿出烟花试一试。”

“你个小笨蛋，”西里尔说，“烟花跟邮票一样，只能用一回。”

“那你说，广告里那句‘卡特氏经过测试的种子’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说不出话了。这时西里尔用手指点了下脑门，摇了摇头。

“他是脑袋这儿有点不对劲，”他说，“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很担心罗伯特。他这么聪明，代数总得第一名，这足以说明……”

“行了行了，”罗伯特没好气地说，“你们还不明白吗？做种子检测怎么可能检测所有的种子呢？你只需随机抽查一些，只要抽查的种子能发芽就能确定别的种子也——怎么说呢？用爸爸的话说——‘与样品相符’。你们不觉得咱们也应该抽查几根烟花吗？大家都闭上眼睛，每个人抽出来一根，然后放一放试试。”

“可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呢！”简说。

“这还用你说！”罗伯特立马反驳，“我们用不着去外面，直

^① 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为罗马天主教徒，她被伊莉莎白一世处决，临刑前身着红绸衬裙，以示殉教。

接把桌子挪开，把咱们之前当雪橇板用的端茶盘子拿来，在那上头放烟花就行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我觉得，咱们该做点儿有用的事了。我们不能光希望我们的烟花让普罗瑟家的小孩儿大吃一惊——我们一定要确定这一点。”

“嗯，是个好主意。”西里尔干巴巴地同意了。

他们把桌子挪开了。地毯在靠窗的那边有个洞，所以地毯一直是倒着铺的。现在桌子挪走了，这个洞十分扎眼。安西娅眼疾手快，踮起脚尖溜了出去，趁厨娘不注意把茶盘拿到屋里，盖在地毯的洞上。

所有买好的烟花都摆放在桌上。四个孩子紧闭眼睛伸出手，每人各抓了一支。罗伯特拿到的是爆竹，西里尔和安西娅的都是焰火筒，简的小胖手却抓到了这堆烟花中唯一的宝贝——他们足足花了两先令才买来的玩偶匣。不止一个孩子指责简是故意的（我就不说是哪几个了，因为他们都后悔啦），所有人都不高兴。最糟糕的是，这四个孩子都无法容忍任何偷偷摸摸的举动。他们甚至还有个规定，执行起来跟米堤亚人和波斯人的法律一样严格。他们是这样规定的：不论结果如何，所有人都必须接受掷硬币、抓阄儿或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的结果。

“我不是故意的！”简快要哭出来了，“我不管，我要重新抽一根……”

“你心里明白，我们不能这么做。”西里尔怨恨地嚷道，“没办法，我们执行规定要像米堤亚人和波斯人一样严格。做人要敢作敢当，我们也一样，谁叫咱们不走运呢！不过不要紧，篝火之夜前你还会有的零花钱的。我们可以最后再点玩偶匣，好好玩个痛快！”

于是他们先点着了爆竹和焰火筒，想想它们的价格，效果算是不错了。但玩偶匣却怎么也点不着，用西里尔的话说，它简直就是稳坐在茶盘上嘲笑他们。他们用纸点不着，用火柴也

点不着，甚至用耐风火柴也不行。那耐风火柴可是他们从爸爸那件挂在门厅的大衣的兜里掏出来的，爸爸第二好的大衣就是这件了。安西娅只好溜进楼梯下面的壁橱，那里放着扫帚、簸箕和生炉子用的松脂引火物——味道好闻得使人感觉像置身于松树林一样。壁橱里还有旧报纸、蜂蜡、松节油、一块擦洗铜器和家具的又黑又硬的破布头，外加一些点灯用的煤油。安西娅拿回来一只以前装红加仑果冻的罐子（那时它还花了他们七便士五分钱呢！），不过果冻早被他们吃完了，这会儿罐子里放的是她刚装好的煤油。她走进屋子，把煤油倒在茶盘上，可巧这会儿西里尔也划着了第二十三根火柴去点玩偶匣。玩偶匣依然没什么动静，但煤油却正相反，忽地窜起一团火把西里尔的眼睫毛给烧掉了。四个孩子来不及躲闪，小脸蛋都着实给烫了一下。他们赶紧向后跳了几步靠在墙上，想尽可能地离火远点儿。这时，茶盘上的火柱都烧到天花板了。

“我的天！”西里尔情绪很激动，“安西娅，你这回可把我们整惨了！”

火在天花板下蔓延，那架势就跟哈葛德^①历险故事中腾起的熊熊大火一样。罗伯特和西里尔知道此事刻不容缓，赶忙把地毯的边儿掀起来，踢到着火的茶盘上。地毯盖在火柱上把火扑灭了，只剩下滚滚浓烟和刺鼻的煤油灯味儿。

所有人都开始忙着收拾残局，“火灾”之后只留下一团破烂的地毯。这时，他们脚底下又响起一阵剧烈的噼啪声，把这帮业余消防员着实吓得不轻。接着又是一阵噼啪声，玩偶匣终于点燃了，此刻正像一只猫似的裹在地毯里乱动呢。罗伯特冲到窗边把窗户打开，仿佛这是唯一能做的事了。安西娅开始尖叫，简也大哭起来。西里尔把桌子翻倒，压在乱作一团的地毯上，但还是没能让烟花停下来。燃烧着的烟花继续在桌底下噼

^① 亨利·莱特·哈葛德爵士(1856—1925)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备受欢迎的小说家，经常以浪漫的爱情与惊险的冒险故事为小说题材。

噼啪啪，火星四溅。

妈妈急忙赶来冲进屋子，她大概是听到了安西娅的尖叫声。噼啪声不一会儿也停息了，接着便是一片死寂。四个孩子站在那里互相打量彼此黑乎乎的小脸，小心翼翼地用眼角的余光瞅着妈妈煞白的脸。

地毯被彻底烧坏了，这没什么好惊奇的。孩子们被勒令赶紧上床睡觉，这也没什么好惊奇的。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这话应该不错。但我很确定，小时候，条条大路通的是被窝。没准儿你也这么想。

余下的烟花被没收了。当爸爸在房后的花园里点燃这些烟花时，妈妈还是很不高兴。可爸爸解释道：“亲爱的，你说，还有别的办法甩掉这些惹麻烦的烟花吗？”

爸爸忘记了孩子们因为闯祸还满怀羞愧，也忘记了他们的窗户是正对着花园的。四个孩子聚在窗前欣赏璀璨烟花，钦佩爸爸放焰火的高超本领。

第二天，大家就原谅了孩子们的鲁莽，闭口不提这件事了。只是孩子们的房间得来个大扫除，天花板也需要重新粉刷。

这天，大家喝茶的时候，有个人送来一捆卷好的地毯。爸爸付钱给他时，妈妈说：“这地毯要是有问题的话，我还会找你换的。”

那人回答说：“夫人，这地毯可一个线头都没松。而且您看，卖得多便宜啊，地毯卖这个价儿我都心疼呐。可我也没法儿拒绝女士们呐，您说是不是，先生？”他冲爸爸眨眨眼，然后转身走了。

地毯放在孩子们的房间里，上面确实是一个小洞也没有。

当他们展开地毯，摊开最后一个卷儿时，有个挺重的东西“咣啷”一声掉了出来，在地板上滚动着。四个孩子都赶忙爬过去够它，但西里尔是第一个抢到的。他捧着这东西在灯下仔细观察：这东西像个蛋，黄色的壳儿很光洁，半透明，里面还闪

着奇异的光泽，从不同的角度看还会变化。总的来说，它就像一个蛋，里面的蛋黄像团淡淡的火，透过蛋壳若隐若现。

“我能留着它吗，妈妈？”西里尔问道。

妈妈当然没有同意。他们必须把这东西还给那个卖地毯的人，因为妈妈只买了地毯，并没买这枚有火红蛋黄的石头蛋。

于是，妈妈把小店的地址告诉了他们，让他们将这枚蛋还给卖地毯的人。小店在肯蒂什镇路上，离那家叫“公牛门”的旅馆不远。这家铺子窄小无比，还显得十分破旧。他们走到那里时，那个卖地毯的人正在店门口的人行道边整理家具，试图让破旧的地方不那么显眼，真是精明得很呢！他一下子就认出了这帮孩子，赶忙抢先说话，连张嘴的机会都不留给它们。

“不行！”他大声喊道，“你们可不能退货！少跟我啰里啰嗦。东西买了就是买了，我的地毯可是一点儿毛病也没有。”

“我们不想退货，”西里尔说，“只是，地毯里有样东西。”

“有东西也是到了你们家才有的，”那人面露愠色，立马答道，“我卖给你们的时候可啥也没有，我的地毯干净着呢！”

“我没说地毯不干净，”西里尔解释道，“只是……”

“哦，要有飞蛾的话，”那人继续说，“撒点儿硼砂粉就好了。这种情况很少有。我告诉你，我的地毯可是货真价实，卖给你们之前可没生蛾子，连蛾子下的蛋都没有。”

“我们说的就是这个，”简插了一句，“确实有个蛋。”

卖地毯的人使劲跺脚，仿佛要朝孩子们扑过去似的。

“走开！听见没有？”他喊道，“再不走，我叫警察了。可不能叫我的顾客听见你们说我卖的东西生蛾子。赶紧走，别让我好好教训你们一顿！这儿呐！警官……”

孩子们四下里跑开了。他们，还有他们的爸爸，都觉得自己只能做这么多了。只有妈妈，仍然坚持己见。

不过爸爸最后发话了，告诉他们可以留着那枚蛋。

“卖地毯的人肯定不知道地毯里有枚蛋，”爸爸若有所思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的妈妈事先也不知道，这枚蛋并非他们二人所有。这样一来，蛋归谁都一样。”

于是，那枚蛋被放在壁炉台上，孩子们昏暗的房间也因此有了亮色。他们的房间位于底层，比较昏暗，窗户对着花园里那块石头地，窗前的假山还是用黑煤渣堆成的。假山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不怕阴凉的虎耳草和慢吞吞的蜗牛。

按照房产商当时的说法，这个底层房间可以用作“很近便的早餐厅”，虽然白天很昏暗，但到晚上就不成问题了，因为屋里可以点煤油灯。问题是，到了晚上，蟑螂成群结队地从壁炉两边低矮的碗柜里爬出来，像是在举行集会似的。它们似乎很想和孩子们成为好朋友，但孩子们却从不答应。

篝火之夜终于来了。爸爸妈妈去戏院看戏，而孩子们却个个垂头丧气。因为隔壁普罗瑟家的那帮小孩子在尽情地放烟花，他们却只能干坐在家里。他们甚至都不能在花园里点上一堆篝火。

“老天，不许再玩火啦。”他们恳求爸爸同意时，他是这么回答的。

四个孩子把小弟弟哄睡着后，一起围坐在屋里的壁炉边，神情黯然。

“我要无聊死了。”罗伯特第一个开始抱怨。

“咱们聊一聊沙精^①吧。”安西娅提议道。善良的安西娅总是想着让谈话变得有趣些。

“聊天有什么意思？”西里尔不屑地回答，“我想找点什么事儿做。晚上不能出门真是要憋死人。做完作业都没事干了。”

简做完了最后那点作业，然后“嘭”地合上了书。

“我们还有美好的回忆嘛，”她说，“想想咱们上次的

^① 沙精为内斯比特《五个孩子与沙精》中的人物，曾帮孩子们实现过各种愿望。

假期。”

的确，上次的假期留给他们不少回忆。那时他们住在乡下的一栋白色房子里，房子的一边是沙坑，另一边是石坑，还发生了件奇特的事。他们碰到了沙精（叫沙仙也行），沙精实现了他们的各种愿望——是任何愿望，不管对他们有没有好处。你要是想知道他们许了些什么愿望，还有愿望实现后的情形，可以读一读《五个孩子和沙精》这本书。如果你还没读过这本书，那么或许我可以告诉你，第五个孩子是这四个孩子的小弟弟。他叫小羊羊，因为他学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咩”。这四个孩子呢，不是特别漂亮，也不是很聪明，人也不那么好。但总体来说，他们都不坏。事实上，他们跟你差不多。

“我不要什么美好的回忆，”西里尔嘟嘴嚷嚷，“我只想再碰上点有意思的事！”

“和别人相比，咱们已经够幸运了。”简一本正经地答道，“不是吗？除了我们，没人碰到过沙精。我们要知道感恩。”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西里尔问道，“我是说一直走运，不是一直感恩。为什么不行？”

“没准儿还会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呢。”安西娅平静地说，“你知道吗，有时我觉得我们是那种总能碰到新鲜事儿的人。”

“就像历史书上讲的，”简说，“有些国王，一生都过得丰富多彩，而有些国王，一辈子都平平淡淡，除了出生、加冕和死亡，就没别的了，有的连这些都没有记载呢。”

“我觉得小豹子^①说得对，”西里尔也煞有介事地说，“我也认为咱们是那种总能碰到新鲜事儿的人。我有预感，咱们会碰着有意思的事儿的，只要咱们做点什么推它一把。这种事总是需要点什么来开个头。就是这么回事。”

“学校要是有魔法课就好了，”简叹了口气，“我觉得要是我

^① 小豹子为安西娅的绰号。

们会点儿魔法，有趣儿的事可能就来了。”

“咱们要怎样开个头呢？”罗伯特环视着他们的房间，看着褪了色的绿窗帘、单调的百叶窗和铺在地板上的破旧的褐色油布，没找到什么头绪。新买的地毯也没给他什么启发，不过地毯上的花纹很是绚丽，好像总能让人马上想到什么似的。

“我这就能开始干啦，”安西娅说，“我读过不少关于魔法的东西。不过我记得《圣经》里说使用魔法是不对的。”

“那是因为《圣经》里的人用魔法伤人。如果魔法不伤人，我想不出魔法有什么不好。咱们又不想害人，话说回来，我们就是想害人也做不到呢！把《英格尔兹比传奇》^①那本书拿上来吧，我记得这本书里写过一条咒语。”西里尔边说边打哈欠，“咱们还可以假装会魔法，当一回圣殿骑士。圣殿骑士都特别迷恋魔法，经常用山羊和鹅施咒什么的。爸爸这么说过。”

“好吧，就这样！”罗伯特不怀好意地望着西里尔，“你演山羊顶好，简也知道怎么扮成一只鹅。”

“我去拿《英格尔兹比传奇》那本书，”安西娅赶忙说，“你把壁炉前头的地毯翻起来。”

他们立马开始研究起油地毡上的奇特图案。油地毡平时有地毯盖着，十分干净。他们用粉笔描画着图案，这粉笔说来还是罗伯特从数学老师的桌上顺手摸回来的。当然，你要知道，要是拿了根新粉笔那就是偷窃，可拿一根断掉的粉笔就不算偷了，不过这样的粉笔头最多也只能拿一根。我可不知道这规则有什么道理，也不知道这是谁制定的。接着，他们吟诵起所有能想到的带着阴沉调子的歌。当然，还是什么也没发生。于是，安西娅建议道：“我敢说，生魔火还得用有香味儿的木头，里面还要有魔胶和香精什么的。”

“除了雪松木，我不太清楚还有什么别的好闻的木材，”罗

^① 《英格尔兹比传奇》是一本神话传说故事集。英格尔兹比为作者理查德·巴勒姆牧师的笔名。

伯特接过话头，“不过我这儿倒是有些用雪松木做的铅笔头。”

很快，他们就点燃了那些铅笔头，可还是什么都没发生。

“咱们把治感冒的桉树油也点上吧。”他们在安西娅的提议下又照做了。接着，他们又把大柜子里的樟脑块点着了，火烧起来很耀眼，还腾起一股吓人的黑烟。他们又从厨房的碗柜里拿出几块干净的擦碗布，在粉笔画的图案上挥舞，还唱起《颂伯利恒的摩拉维亚修女^①》，看上去很像回事。但依然毫无动静。他们挥舞得更起劲了，跟着了魔似的。不巧，罗伯特的擦碗布正好打到了那枚金色的蛋，它从壁炉台上掉下来滚到壁炉底下去了。

“哎呀，糟了！”几个孩子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

孩子们立马趴在地板上往壁炉底下探看，那颗蛋正躺在滚烫的炭灰里，还发着光呢。

“不管怎么说，还没摔碎。”罗伯特松了口气。他把手伸到壁炉下边把蛋捡了起来。不过这枚蛋比他们想象的烫手得多，没人相信它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变得这么烫。罗伯特大叫了一声：“妈呀！”松开了手，蛋又掉到壁炉前边的围栏上，接着又蹦到了正熊熊燃烧的火焰上。

“快拿烧火钳！”安西娅喊道。不过，唉，谁也想不起来他们把钳子放哪儿了。孩子们都忘了，他们上一次用烧火钳去捞小羊掉进积水桶的茶壶来着。此刻钳子正躺在积水桶和垃圾箱中间，厨娘也不肯把厨房的烧火钳借给他们。

“没关系，”罗伯特显得相当镇静，“咱们用拨火棍和铲子把它弄出来。”

“噢，别动，”安西娅喊道，“快来看它！看呀！看呀！我确信这回真要发生点什么了！”

那颗蛋烧得红彤彤的，里面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在动。接着

^① 原为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歌，后被英国女作曲家玛利亚·波利斯谱成曲子。

是一声细小的爆裂声，蛋壳儿一分为二，钻出来一只火红的小鸟。它在烧得正旺的火苗里休息了一会儿，这当儿孩子们看着它在他们眼前变得越来越大。

四个孩子个个张大着嘴，眼睛都看直了。

这只鸟在火苗里站起身，舒展开翅膀，飞到屋子里来了。它飞了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飞过的地方连空气都变热乎了。过了许久，它终于停歇在壁炉前的围栏上。

四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睁大了眼睛，对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西里尔伸出手想摸一摸这只鸟，可鸟儿倏地把头一扭躲开了，然后抬头瞅着他。这动作活像一只想要开口说话的鹦鹉，所以，当它说出“当心，我还烫着呢！”的时候，谁都没感到吃惊。

孩子们虽然不觉得吃惊，可他们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们注视着这只鸟，它也的确值得一看。它的羽毛跟黄金做的似的，泛着耀眼的金光。个头跟矮脚鸡差不多，可它的喙比矮脚鸡的漂亮多了。“我想我知道它是谁，”罗伯特故作冷静地说道，“我看到过一张图片。”

他急匆匆地走开，冲进爸爸的书房，在桌上的报纸里一阵乱翻，终于像他数学课本里常说的那样，找到了“想要的答案”。他挥舞着那张纸，一进门就喊道：“我就说嘛，看这个！”其他三个孩子都让他“安静”，因为那只鸟正说话呢。他立马顺从地闭上了嘴。

鸟儿问：“是谁，把蛋放到火里的？”

“是他！”孩子齐声说，一起用手指指着罗伯特。

那只鸟毕恭毕敬地对罗伯特鞠了一个躬——至少它的动作像是这么回事。

“感谢你帮我这个忙，我十分感激。”它颇有教养地说。

孩子们又惊又奇，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有罗伯特还能保持镇静。他手里还攥着那张纸，就像他之前说的，他知道它是